

安顺武庙

继安顺文庙修葺竣工之后,位于老城中心的安顺武庙也按照国家文物法“修旧如旧”的要求,重新修葺并已于二月正式对外开放。在贵州一座城市里,如此完整地复原两大历史文物建筑群,重昭历史文化辉煌,独一无二,实属不易,这是安顺文化工作者的又一辛劳成果,使得安顺这座黔中历史古城更显沉稳,引人源远流长的遐思。

安顺武庙(又称慈云寺、关帝庙、关岳庙)始建于明代雄踞于安顺城老十字东北角,与原地标性建筑钟鼓楼遥相呼应。庙地坐北向南,面向安郡文峰塔,为石墙围护三进四合院式石木结构建筑群;其整体布局呈长方形,占地近4000平方米,主要建筑从外到内有护寺栅栏、石狮、大门、影壁、泮池、宫墙、关圣殿、东庑、西庑、观音楼等,建筑面积约1500平方米。

安顺武庙于康熙五年(1666年)乾隆

五十七年(1972年)、道光四年(1824年)、光绪九年(1885年)、光绪三十年(1905年)、民国(1919年)等多次培修,逐渐臻于完备。光绪三十年时,提督徐印川曾将泮池后的宫墙拆除,改修成长五间的房舍,作文武官员祭祀关圣时更衣休息的官厅场所。

安顺武庙大殿内原来供奉的塑像有二:一是关帝的坐像,一是关帝的行像,加祀岳飞的塑像是民国八年(1911年)的事,当时,武庙残毁,知事唐希泽倡修,乡绅陈燮春、陈凤鸣分别负责承修、监修,于当年秋季完工,并勒碑以记,碑文的撰写者系著名绅绅黄元操先生,现摘段于下:

“吾邑之改武庙为关岳庙,郑重而奉关岳,盖自此始。呜呼!汉祚微而有关,宋室衰而有岳,一尊统,一攘夷,其功业虽殊;一读春秋,一好左氏,亦知经、传之体有别,而尊攘大义同一律也。假关而在宋,关必为岳;岳而在汉,岳必为关。是岂经生

读圣贤书惟寻章摘句而不本诸躬行耶!此今国家之所以合祀也。正气凛然,馨香万世,配天地,贯古今,所以作忠义之气,其巍巍之关岳庙乎!贤有司体国家崇报之精意,尊以往以迪将来,俾鄙人土望而兴起,其功亦伟矣哉!”

自此,武庙内主祀的塑像,一称“关壮缪侯”,一称“岳忠武王”,均配以金字匾额对联。

祀关圣的对联为:
忠肝贯金石
义气薄云天
(匾匾为:忠义仁勇)

祀岳圣的对联为:
碧血丹心忠贯地
正气凛节人仰瞻
(匾匾为:精忠报国)

在两庑内,分别供奉历代著名忠烈将士牌位。大殿后面的廊楼,称观音楼,祀关

音大士塑像。

关圣崇拜,昔日遍及安顺城乡,在安顺东郊大水桥(大西桥)东侧,还建有关帝行宫,亦称关帝庙。在东郊猫洞村、时家屯一带,有石佛寺,寺中供奉关圣塑像,每年农历五月中旬,时兴“磨刀会”,当日如下雨,称“磨刀水”,在磨刀会之期,乡民们便会像过大节一般,从石佛寺中祭祀关圣,然后请下关圣像,扎彩亭彩轿抬着,一路香火缭绕,鞭炮齐鸣,敲锣打鼓,吹奏唢呐,浩浩荡荡,到二铺场巡游志庆,人声鼎沸,热闹非凡。民间以此表达对关圣的怀念、敬爱与崇拜之情。

值得一提的是安顺武庙大殿的建筑,所有立柱36根均为整块的石料雕凿而成,高在整肃,堪称郡城之最,省内属罕见。1999年12月安顺武庙经贵州省人民政府批准,公布为贵州省文物保护单位。它将成为安顺城中一处旅游观光和休闲的绝佳场所。

邓克贤

【徐霞客黔游安顺行探访录】之一

徐霞客从哪条路走进安顺

丁武光

徐霞客于明崇祯十一年(1638)4月18日进入今安顺市辖区,一路西行,经过平坝、西秀、镇宁、关岭四县区,25日离境过北盘江往普安,前后七天,途经约37个村庄、集镇、哨站,行程约280里,考察了大约41处山峰、岩洞、河流、温泉、道路、桥梁、寺庙道观,写下约8500字的游记。其间四月十八日,徐霞客出广顺白云山进入平坝县是他黔游安顺行的开始。

然而,徐霞客是从哪条路走进安顺地域呢?这看似简单的问题却一直悬而未决。历来不少研究者认为徐霞客离开白云山后经贵阳狗场到平坝。这里所说的狗场在贵阳西三十里,现为金华镇,人们根据现代地图很容易找到,加上附近有另一地名野鸭塘,恰好与游记中徐霞客之前经过的另一村名巧合,于是“贵阳狗场”作为一个地理标识,未作深入考证便延用下来,长期影响并支配着徐霞客这一段行游路线的认知,不少徐霞客旅行路线图皆以此为凭绘制,流传至今。

稍涉贵州地理的人都明白这里存在诸多问题,简单说,按《徐霞客游记》所叙,他离开白云山当晚即宿住狗场,而广顺白云山距贵阳狗场里程在110里以上,起码也得两天时间,显然,无论日程还是方位都与实际明显不符,这说明徐霞客经过的狗场并不是今天的贵阳狗场,这不仅是一个地名的问题,而是涉及徐霞客黔游路线的认定,是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问题,应该及时给予纠正。

既然从时间和方位上看,徐霞客不可能绕道贵阳狗场往平坝县城,那么,从白云山前往平坝一定有另外一条路。

笔者对游记所叙沿途地名进行考定,查阅了清代咸丰《安顺府志》、道光《安平县志》及近现代行政地名录。其中《安顺府志》卷七地理志“安平县疆域村寨”载:左所十甲有野鸭塘,左所八甲有猪槽堡,中所八甲有鸡场堡,后所九甲有九甲堡(游记为九家堡),后所十甲有铜鼓寨。参照《安平县志》地理志及范增儒先生绘制的“明代安顺屯堡分布图”,徐霞客出白云山后的路线渐渐清晰起来。

即徐霞客从白云山西麓下山,经贵阳花溪区马铃乡附近,很快从平坝县原林卡乡(现属马场镇)野鸭塘进入安顺市平坝县地界,由此西北行,经猪槽堡、狗场堡(今大狗场)、九家堡(今九甲)、洛阳桥、铜鼓寨达平坝县城,全程约五十里。这些村寨在徐霞客黔游游记中均有记载,里程基本相符,这也是从白云山入平坝境内通往县城的最短路线。

这里重要的标志是洛阳桥,绕道贵阳狗场是不可能过洛阳桥的,徐霞客途经洛阳桥,曾有记:“有大溪自西而东,溯之西行。有橘十餘架横其上,是為洛陽橋,乃新構而成者。橋下流甚清,自安順州北流至此,曲而東注威浦,又北合陸

廣,志所謂之澄河是矣。”澄河为今羊昌河,是平坝县第一大河,洛阳桥保存至今横跨其上,为十二桥墩十一孔,位于平坝县城东南十来里,与游记所叙完全相符。

这段路线之所以长期被忽略,最直接的原因是有关平坝县的任何一本常用地图上都不会标明这条路。其偏僻驿道,是一条偏僻的小路,行走十分艰难,即使在今天,从狗场往白云山一多半路途仍不通汽车,十分荒凉。至于徐霞客笔下沿途的这些村落,经数百年演化大多易名,即便仍沿用其名,因地处边远,也只是很少有人知的自然村了。

那么,徐霞客为何要选择这条不寻常的途路呢?从黔游日记中我们可以找到答案。

按原来的行进路线,徐霞客出于探访建文皇帝遗踪的强烈愿望,放弃从贵阳沿滇黔干道西行经安顺、普安往云南,而是绕道南下到白云山,到白云山后不再北上折回贵阳,而是由此向西沿驿道先到广顺州,继续西行到安顺州(今旧州),再到普定卫城(今安顺城),从这里可沿驿道经普安卫(今盘县)进入云南。显然这是一条相对合理周全的路线。

临出发前,白云寺主持自然法师担心徐霞客此去途中遇险,建议徐霞客改变原来的行进路线。按原来的打算,徐霞客已到广顺北云山,“由广顺经安顺出普定,其道近”(注意,这里所说的安顺指现安顺旧州,普定指现安顺城),然而当时正是“安顺土知州近为总府禁狱中”,内乱发生,“两顺之间指广顺、安顺旧州之间”山林草从中时常有强人拦路抢劫。因此,自然法师建议徐霞客多行四十里,绕道平坝抵普定(即今安顺)。虽然不走驿道,且“僻路迂而多行”,但能避开祸乱,安全许多。徐霞客听从了自然法师的建议,将安顺旧州排除在视野之外,转而折向了今天位于滇黔路上的平坝县。

从广顺白云山前往平坝县的路线一经明晰,顺着18、19日这两天的游记读下去,渐渐地,通篇闪烁着令人惊异的光彩,你不得不为这位老人肃然起敬。尽管途路难行,行至狗场当晚就在盐筒里的银钱被担夫王贵盗走,陷入困境,从这里到平坝城尚有近三十里,他只得肩负行李一步步艰难前行。然而一旦接触大自然,一旦发觉这里的奇山秀水,徐霞客即刻精神焕发,攀岩上壁,入洞探奇,无所不能。接下来的道途中,他考察了江清一石峰岩洞、洛阳桥、澄河、铜鼓洞北洞、南洞等,考察了沿途道路、河流的走向。

当晚,入平坝东门,“停肆肆中”,饭后,徐霞客即“坐肆楼作记”,昏黄的油灯下,先生走笔如神,如数家珍般的描山绘水。未了,还不忘代下一笔:平坝城的小鲫鱼下酒,堪称美味。4月19日这一天留下的2000多文字,在徐霞客的一生中显现出不同寻常的价值。

走进屯堡高寨



平坝天龙屯堡古镇

高寨位于平坝白口镇,原先它叫顾家庄,因为它曾经是镇远侯顾成儿子顾统的一个庄子,民国三年才易名高寨;这里有一座名叫蛮山的山峰,故又称之为蛮山高寨。

这是我走进的第一个屯堡村寨。它附近许多乡、镇、村寨包括高寨,大多数妇女的穿着打扮都是明朝服饰:大襟、大袖、长袍,或青色、或蓝色、或紫色、或粉色、或绿色、或白色;系“丝头腰带”,后吊长长丝绦,在袖口、衣襟处镶嵌着美丽的花边;长发挽髻套上马尾编制的发网,插上银质和玉石发簪,腕戴银手镯,耳吊银质玉石耳坠,脚穿尖头平底绣花布鞋,额扎白布带(老年人多为黑色)。如今,在装束上增添了一块方巾和彩带黑色围腰。

走进高寨,我第一次看到屯墙和石碉楼,那古老而独特的氛围,让我禁不住产生了强烈的探求欲望。当老一輩的村民向我们并述了明朝洪武年间那一场“调北征南”的战争时,透过那古老的屯墙、高高的碉楼,眼前仿佛就是硝烟弥漫的战场:浴血奋战的将士,奋蹄狂奔的战马,随风猎猎的战旗……这场景是屯堡先人争取和谐宁静生活强烈的愿望向后人的展示。

寨老告诉我们,这里的村民多是明朝“调北征南”战争中留下来的将士们的后裔。战争结束后,村民们的祖先作为屯军留在这里,在群山环抱的坝子上开始了艰苦的创业:辛勤耕耘,建造新的家园。

热心的寨老们领着我们穿行在如迷宫一样的村寨小巷中,那些因岁月的洗礼而斑驳的石墙石柱,那高高耸立的巍巍碉楼,无不令人慨叹战争的残酷,岁月的沧桑。

寨子后面是一座高而陡峭的山峰,小路环绕山体通向山顶,远远望去,恰似海螺山上的螺线,难怪今人将此山更名为海螺山。

顺着崎岖的山路,我们跟随寨老小心翼翼的往上爬。抬头望去,只见那工程不小的古代军事防御工事就筑在山顶上,高高的屯墙包围了整个山顶,给人一种神秘感。

终于爬上山顶。站在坚固的屯门边,只见屯墙上有垛口、瞭望口,其战争防御的功能非常完备。山风中,插在屯墙上的彩旗哗哗作响,当年战场上的厮杀声、呐喊声犹在耳旁;寨老向我们讲述着屯堡那些充满传奇的故事。

清朝乱世年间,屯民们常“暴反”于洞中。那些打着“劫富济贫”的旗号,干的却是抢劫、掠夺、杀戮无辜百姓勾当的匪徒们,残酷地将辣椒、茶叶等物焚烧烟进洞,把藏于洞中的百姓活活熏死。七个洞中死人最多的是“对门坡大洞”。因此每到二、三月间,这七个大洞中都会闪着幽蓝的磷光。在屯堡人看来,那是当年浴血奋战的先人们思念后人的灵魂再现。每年清明时节,都会有人在这几个洞口焚香烧纸点烛祭奠当年屈死的亡灵。

在一个叫“和尚田”的地方有一座坟墓,墓碑上记载着一名武秀才为保卫家园英勇献身的悲壮故事。因为他的故事可歌可泣,人们清明上坟时,都会情不自禁的在他的坟头上敬上一炷香,烧上几张纸钱。

这里的山上曾经有座庙宇,钟声和僧人的琅琅诵经声经久不息;虔诚的上香人早晚进庙络绎不绝……这一切,无不表达着屯堡先人们渴望和平安宁生活的愿望。

据说,海螺屯原先是有屯门的。当年高寨秀才邹怀清曾撰一副对联刻于屯门上。1932年,一位叫邵胜元的老先生将之抄录下来,流传至今:

山腰扭身旭日东起映黑洞
山头歪顶夕阳西照照白岩
横联:方古佳城
联中的黑洞是一个溶洞;白岩是一壁石岩。此对联把溶洞的深邃,岩壁的高阔及晨光暮色描绘得美妙绝伦,真不愧是一座“万古佳城”!

寨前门口的土地庙门上,光绪年间的一位堪舆家姚子香先生也撰有一联:
水由九溪六进出,水绕砂环名高寨。
龙游苗岭山区至,万山环绕为蛮山。

传说姚子香曾预言,高寨有住户150户时,九溪河的水就会倒流到高寨中,这成了一代代高寨人的强烈期盼。而这期盼在上世纪60年代终于成了现实,高寨附近的011系统凤阳厂建厂之初,厂里的一切用水都是用水泵从九溪河中抽上来的,高寨自然而然也使用这里的水,直到如今。

虽然我们并不能考证当年的姚子香是否是预言家,但他的对联中,让我们分明感受到高寨山环水绕的壮美。

夕阳西下,我们怀着对屯堡先人无比的敬仰,对屯堡历史探究的热望缓缓下山。

王贤华

“我与安酒的故事” 征文启事

追寻60载的酒香,追忆半个多世纪中关于安酒的那些人、那些事、那些珍藏于心底深处的宝贵记忆

说出您心中有关于安酒的故事,不管是快乐还是忧伤,是亲情还是友情,我们都会倾心聆听,开启这些陈年的记忆,就如同开启封存多年的老酒,弥漫的,不止有酒香,还有那散不去浓浓的亲情。

——讲述“我与安酒的故事”,追忆昔,念奖金。

一、征文主题:我与安酒的故事

二、征文要求:

1. 文章内容积极健康,讲述和安酒有关的真情实感,体裁不限。
2. 1500字左右的原创作品。请自行保存底稿。

三、投稿方式

电子邮箱:
11391065@163.com
421690612@qq.com

邮寄地址:
安顺市黄果树大街安顺日报社
邮编: 561000
联系电话: 13308531270 (唐女士)
13766369091 (邓女士)
0853 8181818

(请注明“安酒征文”字样,文属注明作者姓名、电话、身份证号码。)

四、征文日期: 2011年3月5日—5月31日

五、征文报酬

入选稿件将刊登在《安顺日报》、《黔中晨报》“我与安酒的故事”专栏上,并授予300元稿费;活动结束后,对所有刊登文章进行评奖,评出一、二、三等奖,给予最高达5000元的额外奖励。

入选作品

忆李幼冯总经理、周恒刚老专家二、三事

吕珊

1988年3月,贵州安酒集团总公司成立后,李幼冯总经理把我调到总公司质量处工作。李总给我交待了一个任务:要结交全国的白酒专家,特别是白酒泰斗周恒刚老先生。

1989年,安酒在全国第五届评酒会上被评为国家优质酒,获国家质量奖银质奖章。第二年三月,邀请全国的白酒专家来安顺,一是答谢他们多年来对安酒的指导,二是请他们讲技术课,提高我们的技术水平。其他白酒专家是由公司发邀请函,而周恒刚老先生则派人去请,到北京请周老的任务就交给了我。我在北京京贵联营公司经理赵均的陪同下,到了轻工部宿舍周老家。刚参加完全国人大会议的周老,当时在接白酒专家高月明和于树民的电话,他们约周老同时到安顺;周老正回答说还没接到邀请,他夫人陶阿姨就说安酒的同志到了。周老二话没说,把他、陶阿姨和他女儿周心明三个人的身份证交给我,嘱咐我买和于树民同一天的到贵阳的机票。我和赵经理快马加鞭赶到民航售票处,拿到机票才如释重负。

当时和周老一起到安顺来的著名白酒专家,有沈怡芳、金佩璋、高月明、于树民、曹述舜、梁永清等。他们在安顺作了精彩的学术报告,并到各个主要车间进行现场指导,我们受益匪浅。随后,我与郭元林副总陪同周老一行到了鸭溪酒厂、茅台酒厂、习酒厂、郎酒厂、五粮液酒厂和泸州老窖酒厂等黔北川南的各大名酒厂。每到一处,除了在生产现场参观指导外,周老都要针对各厂的具体情况上技术课。周老对我郭总说,听课要坐前排,你们不要不好意思。在泸州老窖酒厂时,其他专家都回各自的单位了,就我和郭总一直跟着周老;周老在那里连续讲了一周的课。每天晚上,他把第二天上课的讲稿先给我们看,正式上课时还不时有意提醒我们,问某个分子式他是否写错了。泸州老窖的技术干部们还以为我是周老带的研究生。临要分别了,周老把他带在箱子里的两支沙土管已发酵种送给我,并要我跟他常联系。

1991年7月,贵州省白酒评酒委员会要考试换届,李总把我郭总叫到他办公室,说他已经超龄,不能再担任评委了,我们安酒集团不能没有省评委,你们俩至

少要有一个考上省评委。考试下来,我终于不负重托。这与陪同周老到黔北川南的各大名酒厂,见多识广,多受教诲不无关系。为了提高大批勾兑员的水平,由我联系,同年10月,周老带他的女弟子、全国评酒委员考试第一名的金凤兰在我们安酒集团举办了“贵州省首届重点白酒企业评酒勾兑培训班”。安酒占地利的优势,多名勾兑员、评酒员参加了培训。培训班结束后,我陪同周老再次到茅台酒厂,并去陕西西凤酒厂参加他主持的人工窖窖成果鉴定会。1992年,我为安酒方的负责人,周老派他的女婿——北京食品研究所的吴鸣工程师带一批技术人员到安酒,完成了历时7个多月的人工窖窖泥培养项目,改造207个窖池,并为安酒培养了一批微生物制剂酒工艺技术人员。周老还邀请我,并让我带安酒的技术人员参加他在其他地方主持的技术项目。

周老在学术上严谨,在工作中严格,在生活中却非常风趣。那次在鸭溪酒厂会议室休息,他先是给大家说了两句歇后语:“熊瞎子坐火车——省长(省掌);熊瞎子打电话——厅长(听掌)。”然后问曹述舜(贵州轻工研究所所长):“老曹,你这个所长应该怎么说?”当时在场的各位专家都没说话。停了一会,我说:“熊瞎子戴手铐——所长(锁掌)”。周老抚掌大笑说:“太好了,比那两个确切。”有一次,在安酒的招待所吃饭,郭总喝酒上脸,他说:“喝酒不能比喝多少,要看脸红的程度。”丁祥庆(继任轻工研究所所长)马上说:“郭总,我的脸比你红吧。”周老扑哧一笑说:“猴子不喝酒,屁股也是红的。”在麻哄哄大笑。

周老已经辞世,李总也已离我们而去,但他们的音容笑貌却时时浮现在我眼前。可以告慰两位前辈的是,现在的贵州安酒有限公司已经有六位贵州省评委,我们一定不辜负他们对安酒的期望,重振安酒!

